

## 第七章 盈餘所獲

TIPLO不斷上衝的業績，不但使林敏生的家庭負債告一段落，也使得公司早期因投資決策失誤所造成的虧損迅速補平，年年可觀的盈餘，在林敏生力主「零負債」的經營哲學下逐年累積。在這個人人講投資，家家打算盤的財金社會裏，他如何處理這些盈餘呢？

很傳統的，像許多典型的台灣人一樣，林敏生也有濃厚的「安土重遷」觀念；因此，購屋買巢成了他首先著手的投資途徑，TIPLO的新家於焉誕生。

TIPLO在中山北路現老爺飯店所在的老家是向人承租的，約有五十四坪，因為不敷使用，另外尚有附近一處廿坪左右的分所，所以當時的總辦公室面積是七十五坪上下。

房租並不貴，但總是得看房東臉色，不時有被趕的危機存在，林敏生和幾個老幹部商量後，覺得該是為TIPLO找家的時候了。

一天，林敏生向張蒼浪副所長說：「走吧！我們找房子看看去！」兩人就這麼步出了事務

所，沿著中山北路往南走，在南京東路上左轉，一路直直地逛了下來。

南京東路是台北市的重要幹道之一，往來六線道的大馬路看起來十分體面，雖然那個時候還不像現在，正是工商行號頻立的主要商區，但是，與火車站車程不到十分鐘的那兒卻十分具有發展潛力。

林敏生和張副所長一路踱著，左顧右盼的他們，四下尋找有意出售的房子。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，炎炎夏日已降大地，兩人一身是汗，突然他們雙雙駐足在一座正在興建的大樓面前。

林敏生沒見過這麼粗壯的鋼筋，他心裏想：「這一定很勇，如此粗的鐵骨。」產生好感的他問了身旁的張副所長，張說：「這兒地點好，不錯！」既然二人都喜歡，當然就進去問了價錢。

那一年，正是中美斷交的翌年，從此台灣就被國際上貶為扶不正的妾身，但當時人們考慮的不是國家的國際地位等大問題，飽受政局更迭之苦的台灣人正驚恐著阿共會不會隨之攻來？這塊土地是不是又要發生戰爭？沒過多久好日子的台灣人開始瘋狂地向外移民，只見美國、加拿大等在台辦事處擠滿了急欲離開這塊小島的人們，尤其是頗有積蓄的人，台灣的房地產一夕之間慘重暴跌。

林敏生可沒興趣追逐這種風潮，房價下跌正中了他要買房子的意。一層共四百四十五坪，問的結果是一坪八萬二千元。

林敏生問賣方可否買半層，對方說：「當然可以！」，林敏生二話不說地道：「留著，我後

天來下定金。」

買房子比買衣服還「阿莎力」，林敏生也叫對方吃了一驚。

林敏生知道這是蔡萬霖的房子，透過建中學長蔡萬德的關係，殺到每坪賣價八萬一千元。第三天，他帶了銀行支票便前去，誰知道銷售員居然告訴他整層都賣出去了！林敏生深覺受騙，當場破口大罵經紀人。

老實說，他看起來實在太年輕，決定又下得如此迅速，在這種大買賣上的確缺少「形象威嚴」；但經紀人才不會放棄這種藉機競價的好機會，他們向原來已相中該層，卻還在苦苦殺價的環球水泥公司通告，說有個律師要來買去當事務所了，環泥立刻整層訂下，林敏生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心愛的新屋已成爲他人囊中物，難怪他氣得直跳腳。

這個十樓是蔡萬霖的，林敏生眼看是沒有希望了，這時，一旁有人告訴他七樓還沒賣出去，那是蔡萬德的，要林敏生去試試看。

難怪蔡家名列台灣首富，在房地產如此低靡不振的時期，居然興建中的預售屋都有人搶著買！

他又去找蔡萬德，告訴他，他們失約在先，這層樓不能不賣給他。蔡萬德告訴林敏生，這一層原本是不想賣出去的，既然他們失禮於前，就勉強以每坪八萬一千元賣給他了，林敏生開出了數百萬支票，買進了第七層樓的一半。

事後，爲了感激蔡萬德的俠義，林敏生還致贈一個數萬元的溫差鐘給他。

這棟樓，位於南京東路二段一百二十五號，叫做「偉成大樓」。

一九八〇年五月，TIPLO正式搬入裝潢完畢的新辦公室，這個漂亮的新家令全體員工士氣大振。那時，公司只有五十名左右的員工。

一九八四年，TIPLO七樓的鄰居東洋針織要搬至十四樓，陳董事長很禮貌地先向林敏生探詢是否有併購之意。他一口答應，以每坪十四萬的價碼買入，TIPLO已經有了四百四十五坪的工作空間。

但是，這個場地對穩定成長的TIPLO仍然不夠使用。當六樓一空下來，林敏生立即向屋主租下，並且仿效美國蘇木事務所的設計，開鑿了室內互通的上下樓梯。對於偉成大樓，就像對待自己的員工，林敏生一樣情深意重；只要樓層一有人出售，他便將之購入，現在，TIPLO已有六、七、九及十四樓，佔地一千二百坪，供全體一百五十名員工使用，每名員工平均約有八坪的活動空間。其中，還包括一個可以容納九十人座次的演講廳。一九九四年的律師職前訓練就在此地舉行。

除此之外，林敏生幾乎不作一般社會上所言之理財投資，傳統民間的標會，更被他在事務所中明令禁止：「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私下跟會，但是，我本人十分反對這種舉動，也許是被我父親那些高額的死會債款嚇到了吧！」

林敏生顯然不是坊間理財雜誌所鼓吹仿效的「錢滾錢」投資者，除了不動產之外，他所投資

的，就是員工的培訓及休閒娛樂。

TIPLO自一九七三年開始，每年都有出外遊覽的機會，食宿費用全由公司負擔。在二十五週年時，甚至遠遊出國到韓國。今年（一九九四年）十一月是TIPLO卅週年慶，林敏生將帶著所有員工在日本東京的凱悅飯店宴會廳，並邀請當地好友、客戶，舉辦一場五百人次的大Party！

員工與家人，都需要喘口氣休息調劑一下，嚴格說起來，娛樂並不列入理財上所謂的投資，但是，從長遠的經營角度看，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」，林敏生做的是另一種投資。

一九七六年開始，林敏生自己也有了新的休閒嗜好——打高爾夫球。

那時，林太太已辭卸事務所工作，認真練球、健身。曾是省運一百公尺短跑選手的她，運動細胞很好，家裏大大小小所有的獎牌幾乎都是她的名字，有時候林敏生真想偷偷將它們藏一些起來。事實上，林敏生的球技也不弱，曾有過「淡水球場掛牌差點十二」的成績（林太太最好的球場掛牌成績是「差點八」）；在淡水球場有最低七十九桿的記錄，一九九〇年於該球場會長杯上拿到男子組冠軍，一九八二年於APA泰國會議的高爾夫球賽中，也以八十四桿奪魁。建中老桿校友隊及台大六十週年慶的總統杯比賽都由他創辦。他是在擔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後才荒廢球技的，至今仍覺得十分可惜。

他們夫妻倆經常一起打高爾夫球健身，但是，太太的表現卻是出奇的好，在淡水球場、林口

球場、新豐球場都曾是女子組的總冠軍。一九八二年淡水球場公開賽裏，還是新會員的林太太異軍突起，在決賽比三十六洞的八小時中，林敏生的形容是「如同宮本武藏對上小次郎」，林太太一人靜靜地，對抗擁有聲勢龐大啦啦隊的另一名決賽者，最後，在衆目睽睽下取得了冠軍。

林敏生覺得與有榮焉，在國賓飯店席開十二桌大宴賓客，席中他發表了感言：「過去在追我太太時，常去她淡水教書的地方找她，當時看到球場中幾個老人揮著桿子打小白球，心裏想那有什麼樂趣？沒想到數十年後，這個球場的女子冠軍就是坐在我身旁的太太。但是呢，必須盡到自己本份的責任之後，才稱得上是『業餘冠軍』，我太太在出門前都是將早餐準備妥妥當當後才走的！」

自己沒拿到冠軍的林敏生，卻在這兒幽了女性們一默，使得席上的女客們笑著暗罵他：「破壞行情！」，而男士們卻拍手鼓掌叫好。

林敏生曾經也熱衷於高爾夫球到球痴的程度，一九七七到八〇年間，他們是濱江街練習場的模範客，幾乎天天報到，與建中同窗林進暉、劉榮寬四人，時常結伴打球，曾在起伏劇烈的新淡水球場，爬上爬下一天打完五十四洞。台北近鄰的球場，如淡水、林口、新豐、新淡水、台北、百齡球場，他們夫妻都擁有會籍，每週輪流上場兩三次，週末因打球不上班，深感良心不安，乾脆也讓TIPLO員工隔週放假。他們夫妻也會遠道跑到世界最古老的高爾夫聖地St Andrews球場朝聖過。台灣最著名的高爾夫球職業球員陳志明是他們夫妻球場上的最愛，陳志明夫妻稱呼

林太太爲大姐，每遇姐夫林敏生生日，陳志明會遠從日本寄送水蜜桃祝壽，使林敏生窩心不已。可是最近爲了公務林敏生已許久不碰球桿，林太太爲此憂心不已，她覺得林敏生年紀越大越沈迷在工作中，身體健康似乎不在他關心的範圍內。

大部分的人都覺得，越老應該是越清閒，讓自己輕輕鬆鬆地享受一下一生努力所得；但林敏生卻不是，他還有一個接著一個的計畫，催促著自己奮力向前進。